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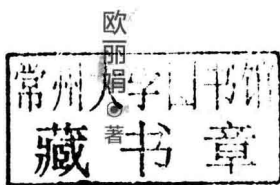


红 楼 大 观

③

(下卷)

欧丽娟讲红楼梦



北京
大学
出版
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2018-0979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观红楼.3, 欧丽娟讲红楼梦 (全2卷) / 欧丽娟著.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301-29644-8

I. ①大… II. ①欧… III. ①《红楼梦》研究 IV. ①I207.41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128142 号

本书简体中文版由台湾大学出版社授权出版

- 书 名 大观红楼 3: 欧丽娟讲红楼梦
DA GUAN HONGLOU 3
- 著作责任者 欧丽娟 著
- 责任编辑 吴 敏
-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9644-8
-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 @北京大学出版社
-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7065
-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A5 31.125 印张 667 千字
2018 年 8 月第 1 版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定 价 129.00 元 (全二卷)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信箱: fd@pup.pku.edu.cn

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部联系, 电话: 010-62756370

目录

下 卷

第七章 贾迎春论	533
一、木头：“没有个性”的个性	534
二、基本焦虑与“病态的依顺”心理	539
三、生命哲学与思想根据	551
四、幸福的片刻	561
五、信仰的崩溃：唯一的抗议	566
六、角落里的青苔	573
第八章 贾惜春论	576
一、前言：“苗而不秀”	576
二、基本焦虑与“病态的逃避”心理	581
三、生命哲学与思想依据	595
四、“吝惜”春天：拒绝人生	607
第九章 史湘云论	613
一、序言	613
二、天赋与性格特质	615

三、心直口快：“直而温，率而无虐”	622
四、一半风流一半娇：双性的均衡	633
五、婚姻与命运	651
六、没有阴影的心灵	658
第十章 王熙凤论	662
一、序言	662
二、名门出身与特殊教育	666
三、大家小姐的正统风范	679
四、孝敬爱怜的真情诚意	695
五、观其所使：平儿论	700
六、逸才逾蹈的出轨与反思	715
七、人命公案的平议	734
八、牺牲奉献与悲愤灰心	744
九、对脂粉英雄的礼赞与哀挽	757
第十一章 李纨论	761
一、成长背景与性格基调	761
二、白梅：心如止水的年轻寡妇	768
三、红杏：灰烬中的余火残光	782
四、沉默的大财主	796
五、“投射心理”与“同类比较”	809
六、在缺憾中自足	820

第十二章 妙玉论	826
一、生命史的轨迹：五个阶段	827
二、先天禀赋：冰霜之下的善良柔软	834
三、太高、过洁：性格的极端化发展	841
四、白雪红梅：道姑 / 名流的综合体	861
五、淖泥的下场：自我的单薄狭隘	874
六、高傲的小鸟	881
第十三章 秦可卿论	885
一、另类的海棠花	885
二、低微的出身与优异的天赋	887
三、爱欲女神：春睡的海棠	906
四、情、欲的复合	922
五、暧昧的死亡	941
六、殿后的批判	953
第十四章 总结：性格、环境、命运及其反思	960
一、人格养成的先天性	961
二、家庭、环境的关键性	967
三、人性样貌的复杂变异	977

第七章 贾迎春论

相较于探春的显目突出，拥有红杏与玫瑰两种代表花，且属于弗洛姆所认为最完美、成熟的“创造型人格”类型，年纪稍长、同为庶出的迎春便大为逊色。这种差别不只是一般性的不同而已。

王夫人曾就妙玉的性格，指出“既是官宦小姐，自然骄傲些”（第十八回）的常态逻辑，连“跟姑娘的丫头原比别的娇贵些”（第七十四回）也都属一般常情，然而，迎春不但没有贵宦家庭出身的女性常有的公主病，反倒比一般人家的女孩更加软弱没有个性，甚至比家中的女仆更受欺负，这种反常的现象处处可见。如果放在贵宦小姐的身份来看，可以说是极为怪异奇特的，比起林黛玉的多愁善感、薛宝钗的圆融大方，这其实更是难以从一般常理去理解的特殊人格样本。

清代评点家诸联认为“迎春如梨”^①，“王希廉本”给予迎春的相应花卉则是“女儿花”，其实都是缺乏文本依据的假拟之说，曹雪芹并没有给迎春代表花，因为她的人格特质连维持正常生存都十分勉强，根本无法绽放出任何花朵。

①（清）诸联：《红楼评梦》，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119。

一、木头：“没有个性”的个性

迎春是荣国府大房承袭爵位的贾赦之女，第二回借由冷子兴之口说道：“便是贾府中，现有的三个也不错。……二小姐乃赦老爹之妾所出，名迎春；……因史老夫人极爱孙女，都跟在祖母这边一处读书，听得个个不错。”到了第七回则略有变化，“近日贾母说孙女们太多了，一处挤着倒不方便，只留宝玉黛玉二人在这边解闷，却将迎、探、惜三人移到王夫人这边房后三间小抱厦内居住，令李纨陪伴照管”，可见自始至终，迎春、探春这两个庶出的女儿都一样受到贾母的疼爱，与其他堂姐妹一并带在身边，或移交给王夫人教养照管，乃是一视同仁并无正庶之别。

但一龙生九子，各个不同，何况三春又来自不同的单元家庭，禀赋了不同的血脉基因，彼此之间的差异在第一次同时出场的时候便显现出来。第三回黛玉初入荣国府时，与三春依礼相见，映入眼帘的是：

第一个肌肤微丰，合中身材，腮凝新荔，鼻腻鹅脂，温柔沉默，观之可亲。第二个削肩细腰，长挑身材，鸭蛋脸面，俊眼修眉，顾盼神飞，文彩精华，见之忘俗。第三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其钗环裙袄，三人皆是一样的妆饰。

身为同辈排行下的“二姐姐”，迎春是第一个被介绍的人物，从长相来看，迎春是一个白皙润泽、双颊泛红的健康少女，加上中庸的

体态，整体是平凡的造型；不过仍然必须承认，迎春也是美丽可爱的，否则无法以十二金钗的身分与条件跻身于“花容月貌”的太虚幻境中，符合“画着个恶狼，追扑一美女”的图谶描述。而相由心生，迎春的温柔沉默也表现出没有声音的缺乏个性，因而“观之可亲”字面上是说她的善良令人易于亲近，但实质上则是一种容易被忽略的性情，站在顾盼神飞的探春身旁，便大为相形失色，有如一抹淡淡的影子。

此后，这样的性格表现还延续到另一次的三人并写而前后呼应，第四十六回贾母因贾赦欲娶鸳鸯而迁怒王夫人时，作者的形容是：

探春有心的人，想王夫人虽有委屈，如何敢辩；薛姨妈也是亲姊妹，自然也不好辩的；宝钗也不便为姨母辩；李纨、凤姐、宝玉一概不敢辩；这正用着女孩儿之时，迎春老实，惜春小，因此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道：“这事与太太什么相干？老太太想一想，也有大伯子要收屋里的人，小婶子如何知道？便知道，也推不知道。”犹未说完，贾母笑道：“可是我老糊涂了！……可是委屈了他。”

相较于探春的心思玲珑剔透，考虑得八方周全，对于王夫人、薛姨妈、宝钗、李纨、凤姐、宝玉、迎春、惜春等人各自有不宜出面的为难全盘理解，因此窗外听了一听，便走进来陪笑向贾母澄清王夫人的冤屈，化解了一场尴尬，迎春则因“老实”而无用武之地，就

显示出巨大差别。难怪第七十三回邢夫人对迎春责备道：

我想天下的事也难较定，你是大老爷跟前人养的，这里探丫头也是二老爷跟前人养的，出身一样。如今你娘死了，从前看来你两个的娘，只有你娘比如今赵姨娘强十倍的，你该比探丫头强才是。怎么反不及他一半！

邢夫人的说法是就二春的资质表现进行比较，并追溯血缘传承的先天才性作为平行参照，在“出身一样”的前提下，所谓迎春生母“比如今赵姨娘强十倍”，指的是两人本身的才能心志高下悬殊，但两个姨娘所生的女儿却颠倒过来，出自优秀母亲的迎春却比不上赵姨娘所生的探春的一半，邢夫人因此对两组母女之间的遗传失误深表罕异，也表达出对迎春平庸无能的不满。

若就迎春的性格表现而言，“老实”已经算是小说中各种形容中最中性的一个，一共出现三次：

- 探春心想：“迎春老实，惜春小。”（第四十六回）
- 岫烟对宝钗说道：“二姐姐也是个老实人，也不大留心。我使他的东西，他虽不说什么，他那些妈妈丫头，那一个是省事的，那一个是嘴里不尖的？我虽在那屋里，却不敢很使他们，过三天五天，我倒得拿出钱来给他们打酒买点心吃才好。”（第五十七回）
- 邢夫人旁边伺候的媳妇们趁机道：“我们的姑娘老实仁

德，那里像他们三姑娘伶牙俐齿，会要姊妹们的强。”（第七十三回）

其中，“老实”还甚至成为“仁德”的同义语。但有德而无能，则难以解决问题、改善处境、维持公平正义，在保持沉默的情况下，也容易变成姑息养奸的乡愿，果不其然，小说中借由其他人对迎春的描述，更进一步道出这一点，诸如：

- 凤姐说：李纨“是个佛爷，也不中用。二姑娘更不中用”。（第五十五回）
- 邢夫人道：乳母“只他去放头儿，还恐怕巧言花语的和你借贷些簪环衣履作本钱，你这心活面软，未必不周接他些。若被他骗去，我是一个钱没有的，看你明日怎么过节”。（第七十三回）
- 司棋心想：“迎春语言迟慢，耳软心活，是不能作主的。”（第七十七回）

可见在凤姐的判断下，对于理家兴革之务迎春是“不中用”的，比起“尚德不尚才”的李纨还更加不如；邢夫人也清楚看出迎春容易被人摆布，料中乳母以借贷为名、实则骗取钱财的恶行，这都是迎春的“心活面软”所招致的结果；至于被撵逐出去的司棋，身为迎春的贴身大丫鬟，更了解这位主子小姐的性格，难以指望她会出面争取留下司棋的机会。而造成迎春“不能作主”的原因，就是“语

言迟慢，耳软心活”“心活面软”，其中，“心活”意味着意志不坚、心意不决，一如迎春也自觉到的“你们若说我好性儿，没个决断”；“耳软”“面软”则是指容易碍于情面、被人说动，再加上“语言迟慢”，无法立刻作出反应、清楚表达意见而失去先机，沦为被动的同意，以至于往往成为他人操作主导的傀儡。这也是迎春“温柔沉默”的实质意义。清代评点家青山山农称之为“鸠拙之资”^①，便是对迎春似温柔实软弱、似宽大实无能的性格缺陷所发出的批评。

小说家将这种“温柔沉默”“老实”的性格核心总结为“懦”，“懦”正是曹雪芹所给予她的一字定评（第七十三回回目）。但最可怕的是，在这个性格的基本规定之下，迎春“不能作主”的结果，到了极端的程度便会失去自我，“观之可亲”甚至可以衍生为“观之可侵”，也就是让人不以为意地加以侵犯，这恰恰正是迎春的人生悲剧的根源。对于迎春几乎失去自我的极端状况，小说家透过两段话给予生动的比喻：

- 宝钗虑及：“岫烟为人雅重，迎春是个有气的死人，连他自己尚未照管齐全，如何能照管到他身上。”（第五十七回）
- 兴儿说道：“二姑娘的浑名是‘二木头’，戳一针也不知哎哟一声。”（第六十五回）

所谓“有气的死人”虽然不甚中听，但确属精准的描述，参照兴儿

^①（清）青山山农：《红楼梦广义》，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211。

用来作类比的“木头”，也是失去生命的植物遗体，而“戳一针也不知啜哟一声”者岂非正是“有气的死人”？两种说法可以说是异曲同工、相互定义，展现出对迎春超乎寻常的性格特征。尤其是兴儿所言，清代评点家周春提醒道：

兴儿对尤二姐论贾府人物，闲中着笔，作十二钗月旦评。^①

更是对迎春的定论，则无论是“有气的死人”还是“木头”，都显示迎春迥异于一般常人的缺乏生气，甚至连“喊痛”这种基本的生物本能反应都近乎丧失，已达到匪夷所思的地步。既然木头连生命气息都微弱不存，成长茁壮更已力有未逮，又岂能开出花来？就此来说，迎春之所以缺乏代表花，正是顺理成章。

无怪乎，最亲近女孩，把少女当作无上珍宝的宝玉，几乎不曾与堂姐妹迎春、惜春有单独或进一步的谈话互动，一如黛玉也是“虽有迎春惜春二人，偏又素日不大甚合”（第七十六回），在迎春这一方，原因正如上所述。

二、基本焦虑与“病态的依顺”心理

对于迎春的性格特质，除说明“是什么”之外，还可以追问“为什么”，也就是何以致此的问题。表面上，若粗略地说，不同于探

^①（清）周春：《阅红楼梦随笔》，一粟编：《红楼梦资料汇编》，卷3，页74。

春的“入世”与惜春的“出世”，迎春似乎属于“忘世”的人格类型；但迎春的状况与道家的忘世其实相去甚远，庄子的“心斋坐忘”（《庄子·人间世》）是要能“庖丁解牛”般应世自如，全身而退，绝不是对世界的复杂凶险不放在心上，或毫无作为。必须说，迎春的性格特质及其根源另有范畴，值得推敲。

从性格塑造的后天影响来考察，儿童教育心理学已经指出，家庭因素对于儿童人格成长十分重要：

幼儿的任性、骄横、霸道、自我中心等，根源多半是他们在家庭中处于特殊地位，家长过分溺爱、迁就。相反，如果家长对幼儿限制过多、简单粗暴，也会压抑幼儿的主动性，造成幼儿墨守陈规、怯懦等消极性格。^①

印证于迎春的成长背景中，其原生家庭之嫡母邢夫人的干预作用，实乃丝丝入扣，所谓：邢夫人“禀性愚强，只知承顺贾赦以自保，次则婪取财货为自得，家下一应大小事务，俱由贾赦摆布。凡出入银钱事务，一经他手，便克啬异常，以贾赦浪费为名，‘须得我就中俭省，方可偿补’，儿女奴仆，一人不靠，一言不听的”，乃一常“弄左性”而“多疑的人”（第四十六回），并且“明显薄情之至”（第二十四回夹批），其所施加的过度苛敛与强力钳制，身为晚辈兼闺阁少女的迎春不但是首当其冲，更且无所逃于牢笼之外。从第八十

① 林泳海：《儿童教育心理学》，页128。

回迎春对王夫人所言：

从小儿没了娘，幸而过婶子这边过了几年心净日子。

由此反推，在来到王夫人身边之前，与邢夫人共同生活的日子是“心不净”而充满烦扰的，以至于她出嫁后临受婚姻不幸之际，依然是“邢夫人本不在意，也不问其夫妻和睦，家务烦难，只面情塞责而已”（第八十回），可知自幼在邢夫人简单粗暴、限制过多下的“心不净”的成长经历，确为养成迎春压抑自我主动性从而性格怯懦消极的重要原因。

然而，其怯懦消极几近“木头”“有气的死人”的极端形态，已非一般正常人格类型所能范围。由霍妮（Karen Horney, 1885—1952）不同意弗洛伊德的本能说而另外发展的整体人性论（The theory of whole man），可以更进一步为其性格内涵提供更深入的理解。

霍妮认为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冲突或适应不良所致的病态人格，乃肇因于基本焦虑（Basic anxiety），而其潜因于儿童期即已形成；亦即基本焦虑作为一种以为自己“渺小、无足轻重、无助无依、无能，并生存于一个充满荒谬、下贱、欺骗、嫉妒与暴力的世界”的感觉，乃源于童年时父母未能给予他们真诚的温暖与关怀（往往由于父母本身的病态人格或缺陷），使这些孩子失去了“被需要的感觉”所引起。而由于无条件的爱是儿童正常发展的最基本动因，因此那些未能得到这种爱心的儿童，即觉得这世界、周围环境皆是

可怕、不可靠、无情、不公平的，这种怀疑倾向使他觉得个人被湮灭，自由被剥夺，于是丧失快乐而趋向不安。同时一方面，儿童因为年纪尚轻，虽然对父母的爱心怀疑，但却不敢表露，害怕因此受惩罚与遗弃，这种被压抑的情绪导致更深的焦虑，结果在这种充满基本焦虑的环境中，儿童的正常发展受阻，自尊自助丧失；儿童为了逃避此种焦虑并保护自我，于是形成病态人格倾向。^①

就霍妮所区分的几种病态人格倾向中，迎春可算是“病态的依顺”(Neurotic Submissiveness)这一类型，这种人承认软弱、贬低自己，趋向接受强壮有力的人之意见或传统世俗、权威的观念，他会压抑所有自己的内在能力，使自己变得渺小，并避免批评他人，躲避争吵与竞争，表现得对任何人均“有益”；这种人的内在意识动机是：如果我放弃自己，顺从别人并帮助他，我就可以避免被伤害。^②这便是构成迎春消极怯懦的深层心理所在。

其中，“这种人趋向接受强壮有力的人之意见或传统世俗、权威的观念”，在迎春的相关情节中往往可见，尤以迎春对奶娘的态度最具代表性。当其乳母担任大头家开局聚赌之事被揭发，遭贾母震怒重罚后，邢夫人与迎春之间有如下之对话：

邢夫人因说道：“你这么大了，你那奶妈子行此事，你也

① 参[美]雷登贝克等著，叶玄译：《存在主义与心理分析》，页141。

② 参[美]雷登贝克等著，叶玄译：《存在主义与心理分析》，页141；葛鲁嘉、陈若莉：《文化困境与内心挣扎——霍妮的文化心理病理学》(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00)，页120—121。

不说说他。如今别人都好好的，偏咱们的人做出这事来，什么意思。”迎春低着头弄衣带，半响答道：“我说他两次，他不听也无法。况且他是妈妈，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邢夫人道：“胡说！你不好了他应该说，如今他犯了法，你就该拿出小姐的身分来。他敢不从，你就回我去才是。如今直等外人共知，是什么意思。”（第七十三回）

邢夫人的说法中，清楚揭示乳母可尊可卑的身份双重性，以及与年轻主子之间既权威又服从的关系矛盾性，并指出迎春应该拿捏的分寸与处置原则，属于邢夫人罕见的中肯表述。但迎春却只选择性地片面采取“只有他说我的，没有我说他的”的服从性，放弃自己身为主子的权力与权利，而纵任乳母集团坐大并成为予取予求的绝对权威。

其次，所谓“他会压抑所有自己的内在能力，使自己变得渺小”的表现，于书中各相关处亦历历可见，以诗词才华而言，关键在于天赋之高低，而系乎认知与努力之强弱，也正是后者显示出迎春的自我放弃。诸如：第二十二回元妃娘娘从宫中差人送出一个灯谜儿，命阖家去猜，包括宝钗、黛玉、宝玉、湘云、探春、贾兰都俱已猜着，唯独迎春与贾环猜的不是，因此颁赐之物也只有迎春、贾环二人未得。对此，“迎春自为顽笑小事，并不介意，贾环便觉得没趣”，迎春的表现固然是脂批所谓“大家小姐”的风范，但确也全无求胜之心，差异已见。

再看第四十回大家奉承着贾母一起行酒令，依规定是“无论